

世界近代史主要人物簡歷

(世界史學習參考材料)

歷史教研室編

中 共 中 央 高 級 黨 校

1961年9月

目 录

克倫威尔	1
馬拉	2
埃貝尔	4
罗伯斯庇尔	5
丹敦	8
巴貝夫	10
拿破侖	13
聖西門	20
傅立叶	22
欧文	26
布朗基	30
普魯东	34
魏特林	36
科叔特	37
路易·勃朗	39
巴枯宁	42
奥杰尔	49
拉薩尔	49
左尔格	52
米歇尔	53
达布罗夫斯基	54
瓦尔倫	55
弗兰克尔	56

克 伦 威 尔

奥列维尔·克伦威尔（1599—1658年），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大的活动家，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中等贵族的利益的独立派的领导者。出身于不很富裕的贵族家庭。他上过剑桥大学，以后又管理自己的庄园。1628—1629年他曾是全国的议员，在国会中他参加了清教徒的反对派。克伦威尔从1640年长期国会召开时起，就被剑桥城选进国会，以政治活动家出名。内战之初，克伦威尔是有名的国会军队“铁军”的组织者。铁军主要是英国东部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克伦威尔组织了正规的国会军“新模范军”。在决定第一次内战（1642—1646年）的结局而有利于国会的马尔斯顿姆耳战役（1644年）和纳西比战役（1645年）中，克伦威尔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第二次内战（1648年）胜利后，克伦威尔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清洗”了国会中代表伦敦资产阶级上层的长老派（1648年12月），处死了国王（1649年1月）和宣布了英吉利共和国的成立（1649年5月）。1653年4月克伦威尔赶走了长期国会的“渣滓”。

克伦威尔镇压了王党拥护者的发动，同时也残酷地镇压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平等派以及表达城乡最贫苦阶层的利益的“掘土派”。1649—1652年，克伦威尔镇压了爱尔兰的解放运动。

在镇压了1650年爆发的苏格兰起义后，克伦威尔被宣布为摄政王（1653年12月）并建立他的独夫专政。克伦威尔的专政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1660年）开辟了道路。克伦威尔为了力图夺取新市场和殖民地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荷兰进行战争（1652—1654年），开始向西班牙的东印度进攻，1665年与法国结成同盟对

西班牙作战。

根据恩格斯的說法，克倫威尔在他的政治活动中经历了两个阶段：“他集罗伯斯庇尔和拿破崙于一身”。在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談話中，是这样說明克倫威尔的历史作用的：“請您回忆一下17世紀的英国历史。难道很多人沒有說过旧社会制度已經腐朽了嗎？然而难道不需要克倫威尔用武力去粉碎旧制度嗎？”

馬 拉

让·波尔·馬拉 (1743年5月24日—1793年7月13日)，是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杰出的活动家、学者和政論家。生于瑞士布特里城一个外語教員的家庭里。年輕时学过近代和古代的許多种語言，研究过古代作家的作品。16岁时离开了父亲，先后在法国、荷兰、爱尔兰、英国居住，学习数学、物理学、哲学。1773年出版了两卷生理学著作《人的哲学經驗》，以后又出版了許多其他的科学著作。1775年苏格兰大学授予馬拉医学博士的学位。迪容和卢昂的科学院因馬拉的物理学著作而給他以奖金。1774年馬拉的小册子《奴役制的鎖鏈》問世（在英国），这是一本优秀的政治作品，反对专制制度和英国的議会制度，提出了武装起义和革命专政的思想。从1776年起，馬拉在巴黎开业行医。1780年出版政治法律論文《刑事立法計劃》，在这篇論文中，他發揮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富人創造的，也是有利于富人的，所有权是从生存权产生的，穷人有权举行起义反对他們的压迫者。

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一开始，馬拉就是以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最强烈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捍卫者出現的。1789年9月他着手出版《人民之友》报。1790年他加入科尔德

利派俱乐部。由于进行革命活动、揭露自由保皇派集团的领袖——涅克尔、拉斐得、米拉波、巴依等，他不止一次隐避起来，过着危险、貧苦、困难的生活。由于立宪会议愈来愈表现出反动性，而貴族又有反革命的阴谋，馬拉要求組織国内战争反对革命的敌人。在路易十六力图从革命的巴黎逃跑后，馬拉要求推翻国王和逮捕部长們。在馬尔索斯广场共和派示威游行被射击（1791年7月17日）后，出版《人民之友》的印刷厂也被捣毁，而为疾病折磨着的馬拉本人，不得不在君主制推翻从前躲开反革命分子的迫害。他不倦地为革命的深入而努力，要求对其他国家进行战争，吉倫特党人由于自己的阶级和党派的利益也宣传这一点。君主制被推翻（1792年8月10日）后，馬拉立即被选入巴黎的革命公社分出的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贊成人民群众在1792年9月对待共和制法国的敌人所采取的革命恐怖。被巴黎选为国民大会代表的馬拉，与罗伯斯庇尔及其他雅各宾党人为反对吉倫特党人进行了残酷而不可調和的斗争。馬拉与其他雅各宾党人一样，开始并不支持“疯人派”关于最高限价的要求，他只建議用革命恐怖来对付投机分子；但是，由于革命进一步深入，一批雅各宾党人最先认识到必須实现“疯人派”的許多要求，并与他們结成临时联盟共同为消除吉倫特派的統治而斗争，馬拉就是其中之一。1793年4月12日，吉倫特党人使国民大会通过关于馬拉反对吉倫特領袖而逮捕馬拉以及把他交付革命法庭审判的決議。但是人民群众阻止逮捕他們的代言人，至于馬拉在4月23日自愿去受审的革命法庭，并没有在他的行动中找到犯罪的根据。革命法庭宣告馬拉无罪，他被人民凱旋地送回国民大会。馬拉是5月31日—6月2日群众的革命发动的主要鼓舞者之一，这次发动使吉倫特派失敗，雅各宾专政建立。

在雅各宾专政的最初几个星期里，身患重病的馬拉，号召人民

为反对革命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对力图与吉倫特派寻求妥协道路的丹敦的政治方针大为不满。1793年7月13日，热情奔放的革命者的生命悲壮地结束了，他被与吉倫特派有联系的夏洛特科尔台的短剑暗杀了。

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歪曲了劳动人民称之为“人民之友”的马拉的形象。恩格斯写道：“一切的怒号以及使人民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马拉歪曲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揭破了当时那班偶像即拉法耶脱、拜依等人的假面具，只是由于他暴露了他们已是一些十足革命叛徒的面目，只是由于他也象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告结束，而想要使革命宣称为不停顿的。”（《马克思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32页）。马拉属于这样的雅各宾党人，他们在历史上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是‘有人民拥护的雅各宾党人’，是有革命的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有当时革命的先进阶级拥护的雅各宾党人。”（《列宁全集》，第24卷，第496页）

埃 貝 尔

查克·列涅·埃貝尔（1757—1794年），是法国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左翼的领导人之一。他是一个新闻记者。1791—1794年在巴黎出版了在下层人民中很有声望的报纸《都新爸爸》。他是科尔德利俱乐部的积极参加者。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派左翼保卫平民群众利益，积极参加雅各宾派反对“疯人派”的斗争，但在“疯人派”被消灭后，又几乎接受了“疯人派”的社会经济的全部纲领。从1792年12月22日开始，他是巴黎公社的第二副检察官。从1793年开始，国民大会的主要措施（建立革命军队、对革命敌人采取恐怖手段、实行普遍最高价格等），几乎都是在他和他

的拥护者的倡議下实行的。1793年末与罗伯斯庇尔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有分歧。1794年領導了反对罗伯斯庇尔的公安委员会的起义，但是沒有成功。1794年3月24日被处死刑。稍后，人們把雅各宾派左翼称为埃貝尔分子。

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馬克西米連·馬利·伊吉多尔（1758年5月6日——1794年7月23日），是18世紀末法国资产階級革命的杰出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領袖之一，雅各宾革命政府的領導人。罗伯斯庇尔生在阿拉斯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这个城市里作律師。罗伯斯庇尔先就讀于本地的中学，后来，在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和索尔本法律系讀書。罗伯斯庇尔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是在18世紀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之下，特别是在卢梭的影响之下形成的，罗伯斯庇尔曾到爱尔米諾維里拜訪过卢梭。1781年大学畢業以后，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城从事具有鮮明的政治性質的律師活动。1783年，罗伯斯庇尔被选为阿拉斯科学艺术学会的會員，罗伯斯庇尔在根据学会指定的题目所作的报告中，发展了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思想，并批評了与这些权利相抵触的立法。在1789年三級會議选举的准备时期，罗伯斯庇尔发表了两本小册子，揭露了当时存在于法国的专制制度。罗伯斯庇尔被选为他的故乡的三級會議中第三等級的代表。

在三級會議里和后来在法国爆发的资产階級革命的条件下由三級會議改組的制宪會議里，罗伯斯庇尔曾多次就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发表了演說，譴責了自由貴族——资产階級多数派的政治路綫，捍卫了资产階級民主的原則。在討論《人权宣言》的时候，罗伯斯庇尔从人民主权的思想出发，要求普遍扩大政治自由。罗伯斯庇尔坚决

反对把公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法律，和有资格限制的选举制度，并提出普选权的要求与之相对立。作为封建制度和机构的反对者，罗伯斯庇尔在发表演说时，揭露了会议多数派想用“富有的贵族”来代替封建贵族的企图。在罗伯斯庇尔于制宪会议上所提出的限制继承权的要求里，反映了他的世界观的平均主义倾向。

罗伯斯庇尔在制宪会议和雅各宾俱乐部里，为保卫民主原则而进行的坚决斗争，使他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公认的领袖，在人民群众中间享有很高的声望。1791年6月，罗伯斯庇尔被选为巴黎法院的检察官。罗伯斯庇尔力图使革命深入，因此于1791年秋天便起来反对吉伦特派，后者企图限制正在展开的革命，并希望对准备进行干涉的封建欧洲国家发动战争来巩固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妥协关系。罗伯斯庇尔断定说，不先在國內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战胜国外的反革命力量。从法国对反革命国家联盟的战争爆发时起（1792年4月），罗伯斯庇尔在他的1792年6月开始发行的报纸《宪法的保卫者》和他的口头发言中，揭露了卖国的将军们和吉伦特派，要求用革命的办法进行战争。1792年7月，罗伯斯庇尔要求解散于1791年代替制宪会议的立法会议，根据普选权选举国民大会来重新审查宪法。罗伯斯庇尔没有直接参加推翻君主制的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可是，在8月11日他就被选入革命公社，领导了公社的反对立法会议的斗争。罗伯斯庇尔以最多的票数被选为1792年9月召开的国民大会的巴黎代表，他和馬拉一起领导了山嶽党反对吉伦特派的斗争，力求处死以前的国王。罗伯斯庇尔和其他雅各宾党人一样，本来是仇视“疯人派”和他们所提出的最高价格的要求的。可是，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了解到，为战胜吉伦特派、贵族叛乱者和武装干涉者，就必须团结一切革命民主派的力量，因此，从1793年春天起，他们便和“疯人派”结成联盟，并

支持他們的某些要求。

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的起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次起义推翻了吉倫特派的政权，建立了雅各宾专政。罗伯斯庇尔成了雅各宾派的下列革命政策的主要鼓舞者之一：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解决土地問題，通过1793年的民主宪法和保証雅各宾政府在反对国内外反革命的斗争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其他措施。1793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被选为社会保安委员会的委员，而且很快便成为該委员会的实际领导者，最有权威的和声望最高的革命領袖。在革命危急的1793年的秋季，罗伯斯庇尔表现了巨大的革命毅力，勇敢无畏，坚决果断和杰出的組織才能。罗伯斯庇尔說道：“如果没有尽一切力量，那么为祖国所作的事情就还不够”。和人民一起前进的愿望，与革命敌人的势不两立和对它們的冷酷无情，革命的爱国主义，——这些就是列宁称之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①的罗伯斯庇尔的最明显的特征。由于他与革命敌人势不两立以及他的坦率和誠实的性格，罗伯斯庇尔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并且被称为“不被收买的人”。可是，罗伯斯庇尔这些革命者的优点，是和一切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所固有的局限性和两面性結合在一起的。他一方面打击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同时他又仇視城乡貧民的要求，特别是反映出劳动者和被剝削人民的社会利益的工人的要求。他主张保存一切反对工人的法律。罗伯斯庇尔一方面接受了“疯人派”的某些要求，同时又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派别消灭了。罗伯斯庇尔主张严格执行工人工资最高額的規定，坚持对农业工人实行强制劳动，等等。在1794年春天雅各宾专政内部矛盾尖銳化的情况下，罗伯斯庇尔不仅走上了反对吉倫特派走狗

① 參見《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6—197頁。

以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派的丹敦派的道路，而且也进行了反对雅各宾左派（萧美特、埃贝尔等）的斗争。雅各宾专政和人民的联系开始削弱了。雅各宾派的政策的内相矛盾，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罗伯斯庇尔由于平等的愿望而支持的万托兹月的各项法令的失败。罗伯斯庇尔和同他有联系的一部分雅各宾党人没有能够防止国民大会中新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形成。6月末，罗伯斯庇尔辞去了阴谋分子占多数的社会保安委员会的工作。罗伯斯庇尔曾试图在1794年7月26日国民大会上谴责阴谋分子，但结果这一试图被阴谋分子所破坏了。共和2年特米多尔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的反革命政变，使雅各宾专政崩溃了。第二天，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圣·鞠斯特，古通，奥古斯汀·罗伯斯庇尔等，未经审判便被送上了断头台。

丹 敦

乔治·查克·丹敦（1739—1794年），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有名的活动家。从1787年开始，他就成为王室委员会的律师。由于他的演说才能，革命初他在科尔德利俱乐部和巴黎的市政组织中很有名望。主要由于法国内部反革命力量和外国干涉者的秘密勾结，而使法国在与封建专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中遭到了失败，这使国内政治形势尖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丹敦与法国革命民主派公认的领袖——马拉、罗伯斯庇尔等接近起来，揭露和痛斥叛国者，号召人民进行无情的革命战争。1792年7月底，他与萧美特、瑪摩洛一起，在巴黎的一个分区秘密地取消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划分。丹敦没有直接参加以1792年8月10日推翻君主制作为结局的革命事变，但却立即参加了吉伦特派政府的司法部并任部长，吉

倫特党人也正想企图利用丹敦的声望来巩固他们的地盘。在1792年8月—9月危急的日子里，当干涉者的军队迫近巴黎，革命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丹敦表现出巨大的刚毅勇敢和革命的坚定性。他建议对一切躲避保卫祖国义务的人颁布死刑的命令；主张只要革命的国防的利益要求的地方，就可以广泛采取强制措施，丹敦说：

“为了要战胜敌人，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列宁和斯大林曾经引述过丹敦的这几句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为革命策略的大师。

1792年9月21日国民大会召开后，丹敦退出了政府。他在国民大会和雅各宾俱乐部中起过显著的作用，并作为山岳派的领导人之一，被选进公安委员会，成为它的实际领导者，管理对外政策事项。随着大资产阶级与下层平民之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革命的深入，丹敦明显地动摇了、不稳定了，这在公安委员会的活动中、在公安委员会与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以及在他解决人民群众最刻不容缓的要求中，都表现出来了。当力图使革命按上升线发展的雅各宾党人和混入反革命阵营的吉伦特党人之间的斗争尖锐化时，丹敦力图使这两个政治派别和解，因而妨碍了粉碎吉伦特派的斗争。在对外政策的问题上，丹敦指望有可能与反法同盟的个别参加国达或部分妥协。丹敦不理解英国在反革命联盟中的主导作用，力求与英国达或妥协的和平。“虽然他站在山岳派的顶点，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沼泽派的领袖。”

1793年7月9日雅各宾专政建立后，他被撤去了公安委员会的职务。他不择手段地弄到一笔巨大的财产，暂时不问政治，过着相当贪婪的生活。1793年秋他重又回到政治活动中来。随着雅各宾集团内部斗争的尖锐化，丹敦糾合了国民大会和雅各宾俱乐部的一部分成员，秘密或公开地反对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革命政府的政策。这一“丹敦派”集团代表着战争中发了财的资产阶级阶层的利益。丹敦

及其同道者大肆攻击埃贝尔分子，并号召（以假面具形式出现）行动温和、放弃恐怖政策、放弃最高价格、削弱革命专政、与反法的反革命联盟调和，实际上已变成了反革命派。虽然控告丹敦叛国罪的证据还不足，但是，他与仇视革命的可疑分子往来，他的行动危害革命，这是毋庸争辩的。1794年3月31日，丹敦及其亲近的同道者被捕，并交付雅各宾革命法庭审判，1794年4月3日被处死。

巴 貝 夫

格拉古·巴貝夫，（真名弗朗斯瓦·諾艾尔1760—1797年），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期特米多尔月（热月），反革命政变时的“平等会”和空想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袖。

巴貝夫生在聖昆廷一个农民出身的退伍軍人家庭里，从14岁起，就不得不独立謀生。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他是魯哇县地政机关档案室的职员。1789年，巴貝夫出版了一本著作《常备地籍册》。在这一时期，他捍卫平均主义思想，并以不确定的形式表达了对财产公有思想的同情。在革命的头几天里，巴貝夫袭用古罗马著名的护民官格拉古兄弟的名字，积极参加了革命。他反对限定选民资格的反人民的1791年宪法，反对封建苛捐杂税，要求没收封建主的全部财产，而把教会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1791年法国国王出奔以后，他要求建立共和体制。1792—1793年，巴貝夫宣传《土地法》的思想，亦即平均分配土地的思想，但附有下列条件：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份地占有人无权出卖他们的土地，或让他入继承。巴貝夫对待雅各宾专政的态度是带有两面性的：一方面，他认为雅各宾党人的社会政策不够激进，另一方面，却谴责恐怖政策。在特米多尔月9日的反革命政变以后，巴貝夫开始在巴黎出版自己

的刊物《自由新聞》。由于他对雅各宾党人的批評态度，使他暫時在表面上和特米多尔月党人接近，但他很快意識到特米多尔月党的反革命本质，并在其更名为《人民論壇》的杂志中，激烈反对反动势力。1795年2月間，巴貝夫被捕，一直被拘禁到同年9月。在監獄里，空想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参加者的基本核心形成了。在特米多尔月反革命政变时，很多左翼革命家轉向空想共产主义，这反映出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各阶层居民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过程；这些居民已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完全失望，深信它沒有能力把他們从剝削制度的压迫和貧困下解放出来，并仇視业已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权。适应这一过程，在革命的知識分子中間，也发生了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思想体系分化的現象。

巴貝夫和他的战友們（巴貝夫主义者），在法国革命前曾受过平等主义（平均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但是同他們的先行者不同，他們提出了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問題。在巴貝夫心目中，历史是穷人与富人、貴族与平民間的永恒斗争。巴貝夫看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以暴易暴，一批剝削者和暴力者代替了另一批。因此，他认为，一次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随着这次革命而俱来。为了准备新的革命，巴貝夫和他的战友們，在出獄后組織了一个名叫“紀念堂”的俱乐部，随后又成立了一个极秘密的革命組織“平等会”，在工人和士兵中都有它的活动分子。巴貝夫主义者出版了两种定期的机关刊物：《人民論壇》和《启蒙者》。巴貝夫主义者特别注意工人，可是却把自己当作全体被压迫的“平民”、全体貧民的代表。巴貝夫主义者打算在秘密革命委员会的发起和领导下，实行貧民起义的改变。

巴貝夫主义者設想在获得胜利并夺取政权之后，立刻实行一系

列措施來滿足起義群眾最迫切的需要：組織麵包免費供應，使貧民遷入反革命分子的住宅，無條件地發還貧民典當給當舖的東西，等等。按照他們所擬訂的管理方案，政治權利應專屬於從事有益勞動的人們享有。同時按照這個方案，從事體力勞動的人無條件地被承認為公民，至於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在對革命忠實（對祖國忠貞）的條件下，得被承認為公民。為了爭取共產主義的實現，巴貝夫主義者給自己提出了社會改造的途徑問題。與此相適應，他們形成了關於區別共產主義社會與資產階級社會的某種過渡時期的觀念。按照巴貝夫主義者的方案，在所有制方面的革命，應當從根據共產主義原理在一個國家中建立“全民公社”着手做起。巴貝夫主義者打算把在特米多爾月9日前未賣掉的国家財產、革命敵人的財產、公社土地、未墾殖土地等，一起收歸公社支配。據巴貝夫主義者看來，公社依仗它的巨大物質力量以及許多政治上、經濟上的優越性，會很快地把私有制和私人企業排擠掉。此外，巴貝夫主義者在他們的方案中規定取消繼承權。根據他們的觀念，經過若干時間之後，共產主義公社完全掌握國家的全部經濟。

在空想共產主義歷史上作為一個重要階段的巴貝夫主義，除了它的積極特征以外，還必須指出它的消極特征。這些消極特征反映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人的階級意識還沒有達到足夠高的水平。巴貝夫主義者的理論，儘管具有個別的唯物主義特點，但在基本上仍然是理性主義的理論。在他們看來，共產主義是“適應人類天性”的制度，是從自然法則演繹而來的。雖然某些巴貝夫主義者也鼓吹無神論的觀點，但是他們大多數又同意盧梭關於最高存在和民間宗教必要性的學說。在巴貝夫主義者的若干著作中，流露出對待科學、尤其是对待藝術的敵視態度，認為這些似乎是鞏固不平等現象的因素。巴貝夫主義者不了解無產階級的历史作用。他們不能對工業發

展的历史意义作出评价，在他们的观念中，未来的社会主要是农业的社会。巴貝夫主义体系中的粗疏的、机械的平均主义尤其明显：在消費上的严格平均分配，是他們的基本思想之一。对一切人給以平等的报酬，无论如何不能更多，会对每个人保証同样富足。斯大林指出，这些特征是属于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特征（參閱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維希的談話》，載《斯大林全集》，第13卷，北京，1956年，第104—105頁）。

叛徒格里瑟耳告发了巴貝夫的“密謀”。1797年5月27日，巴貝夫同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战友达特被处死刑，次日走上了断头台。

巴黎的貧民并未奋起卫护最初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为了共产主义而起义，这在18世紀末的法国还没有可能：法国的工人階級还太軟弱，組織不够严密，它的階級意識也不够发达。虽然如此，巴貝夫和巴貝夫主义者的实际革命活动以及他們的思想，使他們有权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先行者行列中占据光荣的位置。馬克思指出：“以巴貝夫密謀的失敗而暂时遭到失敗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貝夫的友人邦納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經過彻底的研討，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卷，第152頁）。

拿破仑

拿破侖第一（拿破侖·波拿巴；1769—1821年）；是法国杰出的統帥，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动家，1799—1804年的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1804—1814年以及1815年的法国皇帝。他在1769年8月15日生于阿耶佐城（科西嘉島）一个不很富裕的科西嘉貴族（其职业是律師）的家庭里。1779—1784年他求学于勃列因城的軍事学

校，1784—1785年他又學習于巴黎軍事學校，從學校畢業後，就參加軍隊，得少尉頭銜。在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他在革命軍隊中服役。由於波拿巴上尉的勇敢倡議，革命軍的隊伍在1793年12月7日解放了為王黨叛亂者和英國干涉者所佔領的土倫。雅各賓政府提升他為少將。1794年特米多爾月9日（7月27日）反革命政變後，拿破侖·波拿巴遭到短期的逮捕，並被撤去他在軍隊中的職務（實際上他的政治觀點是十分仇視雅各賓派的）。1795年10月受特米多爾月黨首領之一巴拉斯的委託，波拿巴領導鎮壓保皇黨分子在巴黎所發動的叛亂，這就贏得了法國當時統治者的充分信任。1796年執政內閣任命他為軍隊指揮官，在意大利為掠奪目的而進攻奧地利和彼蒙特。拿破侖·波拿巴擊潰了彼蒙特的軍隊並強迫它簽訂對法國有利的和約，在意大利北部領土上進行的幾次戰役中——在洛丁（1796年5月10日）、卡斯提良（1796年8月5日）、亞爾可爾（1796年11月15—17日）、里窩利（1797年1月14—15日），使被奴役的意大利人民所痛恨的封建君主制的奧地利軍隊遭到失敗，迫使奧地利退出第一次反法聯盟，並簽訂了1797年坎波福爾米和約。拿破侖及其軍隊，擊潰了彼蒙特和奧地利之後，對意大利進行搶劫。1798年夏拿破侖任遠征軍的首腦，遠征軍的目的，根據他的倡議，是征服埃及，以便為下一步征服印度以及削弱英國的商業和殖民實力而建立據點。拿破侖於1799年8月舍棄了處於困難情況中的遠征軍而返回巴黎，指望利用反革命資產階級建立軍事專政的願望來奪取政權。執政內閣軍隊在意大利被蘇沃洛夫指揮的俄國軍隊所擊敗，廣大人民群眾痛恨執政內閣制度，這一切促使拿破侖的陰謀易於實現。作為統帥的拿破侖的個人聲望以及他對民主的極端仇視，使他的奪取政權和建立軍事專政的計劃，得到了大資產階級的支持。

拿破侖在共和八年布魯米爾月18—19日(1799年11月9—10日)舉行政變奪取政權後，領導了資產階級政府，它保存了有利於大資產階級的革命果實。布魯米爾月18日政變後所建立的制度，具有波拿巴主義的特徵。

布魯米爾月18日政變後不久，拿破侖以馬拉哥之役(1800年6月14日)對奧軍的勝利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並以有利於法國的留尼維爾和約結束了戰爭。俄國沙皇保羅一世對政變採取贊同的態度以及俄英矛盾的尖銳化，也有利於拿破侖·波拿巴政權的鞏固，並迫使英國在1802年與法國簽訂亞眠和約，雖然這次和約只是短暫的休戰。拿破侖·波拿巴的專政開始是以總裁形式(任期为十年，以後為終身)實現的，以後(1804年5月)他宣布成為“法蘭西皇帝”，稱號拿破侖第一。拿破侖第一對內政策的特點是：完全取消議會制度，建立集中的軍事、政治、官僚機構，鎮壓工人階級，禁止報刊出版，與天主教會進行合作。

拿破侖第一的全部政策是由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決定的。大量的政府訂貨、法蘭西銀行的建立(1800年)、反對工人法令的制度、新法典的擬訂，對發展手工工廠的鼓勵以及其他許多措施，其目的都是促使法國資產階級利潤的增長。拿破侖第一本人集中了軍事、內政、外交以及國家生活其他方面的全部領導權。拿破侖第一建立的軍事專政，其目的是保障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以防止工人階級反對剝削的鬥爭，擺脫舊貴族恢復封建制度的願望；這個專政的目的也在於確立法國大資產階級在全歐以及全世界的商業和工業方面的優勢。這種目的必然會使拿破侖法國進行殘酷而不斷的戰爭，來反對對它的野心抱敵視態度的以英俄為首的許多國家。拿破侖第一為了要達到他的目的，不惜採取傾軋欺騙、背信棄義、阿諛奉承、賄賂收買、殺人放火的手段，進行流血的戰爭。